

目 录

辛亥革命在新疆.....	(1)
第一次哈密暴动.....	(5)
第二次哈密暴动和以后的新疆局势.....	(25)
一、第二次哈密暴动.....	(26)
二、哈密暴动的发展.....	(28)
三、迪化政变.....	(30)
四、和田暴动.....	(33)
五、“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的出现.....	(34)
三区革命.....	(91)
一、三区革命的原因.....	(91)
二、三区革命的经过.....	(93)

辛亥革命在新疆

十九世紀中叶，新疆地区屡次发生反清的暴动。这些暴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维吾尔、回回等民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紧，清朝官吏日益腐敗。和全国各地一样，新疆地区也开始酝酿新的革命。

自左宗棠的军队来到新疆以后，新疆开始有了哥老会，因为左宗棠所率领的湘军、淮军中会党本来就很多。哥老会分子大多数出身于社会上被压迫阶层，他们是新疆汉族人民反清力量的主要成份。以后，杨缙绪来到新疆又带来了一些同盟会员，他们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同盟会员利用哥老会来组织力量，发动群众。与这以前许多次由维、回等族封建上层所操纵的反清暴动不同，其目的不是进行分裂活动，而是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迪化早就有了哥老会。1910年，曾有会党王高升在迪化起事，失败。1911年武昌起义后，哥老会分子刘先俊于11月9日在迪化起事。刘先俊原是留日学生，在袁大化手下的督练处任教官。他组织了会党攻打抚署东营，陆军炮营，警察第一区，均不得手，为袁大化逮捕。举事仅历二日，亦告失败。

伊犁的起义是在杨纘緒领导下发动的。杨本是日本陆军户山学校毕业生，在日本时即已加入同盟会，且系哥老会分子。杨回国后任湖北陆军四十二标标统。后调伊犁任陆军协统。时他把一些从内地带来的同盟会员安插在自己的军队中，其中著名的有馮特民、馮大树、李輔黃、李梦彪、邓宝珊等人。同盟会会员在新疆创办汉、满、蒙、回四种文字的报纸，筹办学校，在军人中及少数民族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当时群众和军队中的士兵，均不堪清政府的压迫和虐待。如志銳将杨纘緒的军队解散，令士兵交出冬服，遣散之军官不发旅费。军官及士兵对此深为不满，为革命党人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的军官及绿营士兵，多半是哥老会分子。革命党即派馮特兵与哥老会首领徐开阳（四川人）取得了密切联系。

1911年，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打电报要伊犁采取行动，电文是：“袁大化、升允、长庚、志銳等，謀拥宣統西迁，伊犁应迅速起义，响应武昌，以破偏安，而完成全民革命。”杨纘緒接电后，即召集同盟会员开会，决定在1911年11月19日晚上十二时举事。因有人向志銳告密，乃决定提前在八时发动。先后占领了东门，南库，攻破将军署，付都统署。开放东门，令汉、回、维各族群众入城发给武器，使共同进攻。同时，杨纘緒即亲自去请卸任将军广福出面调停。于是，由广福及杨纘緒宣布和平解决，组织五族共进会，以杨为会长。战事结束。杨纘緒提议推广福为临时都督，于二十日就职，电告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伊犁政府。

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参加了伊犁起义，如维族的玉山八爷，回族的杨和甫，察哈尔总管索太，额鲁特总管，哈萨克千户长等，均极力赞助。但少数民族之参加起义，仅有少数上层人士，范围不大。群众对辛亥革命的意义缺乏了解。因此，伊犁辛亥革命在群众中是没有深厚的基础的。

伊犁起义胜利后，即电促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共和。为袁大化拒绝，并扬言要以武力相见。伊犁方面派李辅黄率军迎战，会于精河，被敌军包围。杨缙绪乃亲往指挥，击败袁大化军。

随即，袁来电要求议和。伊犁方面派冯大树为全权代表与之在塔城会谈。全疆正式宣布共和。

不久，袁大化宣告退位，推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杨增新系一极为反动的封建官僚，他任都督后，即千方百计消灭革命势力，首先清除会党。冯特民、李辅黄等人先后被其杀害。新疆各族人民之稍有革命嫌疑的，都被处死。

从此，新疆各民族又落入了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

材料来源：

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

“天山”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第一次哈密暴动

(1907—1913年)

二十世紀初叶，新疆哈密地区的維吾尔族农民曾經进行过兩次暴动，第一次在1907年，第二次在1913年。第一次暴动的规模較小，但拖延了六、七年之久，最后被杨增新鎮压下去。第二次暴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前一次暴动的繼續，但迅即变质，蔓延日广，終至造成金树仁与盛世才政权交替时战火烧遍天山南北和大土耳其主义分子乘机建立伪政府，企图分裂祖国的严重局面。本文专述第一次哈密暴动的起因、經過及后果，第二次哈密暴动另有专文述及。

1882—1883年新疆建省时期，南疆大部分地区都設立了直接过問民政的地方官，废除伯克制，使伯克改充乡約和书吏。哈密、吐魯番二地与南疆其他地区不同，素行扎薩克制，各有亲王、郡王管轄屬境以內的土地和人民。建省时仅规定吐魯番郡王移住魯克沁，民政交地方官管理，今后吐魯番郡王不得过問^①，至于哈密亲王的封号、駐地及其作为封建領主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則完全保留旧制，毫无变更^②。因此，早已过了时的封建农奴制，虽在建省以后，仍在哈密地区繼續存留着，沒有受到任何触动。

哈密王的屬境分为十二个堡，各堡都有行政机构，称都尔嘎，

略与县政府相似。都尔嘎下设三司，分掌宗教、农牧、传令诉讼等事，各司职员由哈密王委派，均世袭职，不得无故撤换。各堡居民对哈密王不纳租税，但服定期无偿劳役，称为“当差”。旧例每月当差三日，后来增加到每月五日，哈密王部下头目更强迫人民额外当差，以致每月当差达七、八日之多。每年耕耘及收获期间，各堡居民要先在哈密王及其部下头目的土地上服役完毕，然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作工。当差不以农业劳动为限，其他差徭，名目繁多，剥削量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各堡居民政治上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经常被当地大小头目任意打骂，受到非人待遇，所有劳动群众事实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③。

清末光绪间，哈密王卖哈木特死，由其妻姪沙木和苏特承袭王职。沙木和苏特对哈密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变本加厉，农民当差日数由每月五日增加到七日，连同额外当差，每月共须当差十日左右。如此残酷的压榨，终于引起了1907年第一次哈密暴动。是年夏季，有头、二、三道沟维族农民千余人各持土砖，砌塞王府大门，要求脱离哈密王统治，受哈密厅直接管辖④。这是哈密农民要求改土归流，消灭封建领主，废除封建农奴制压迫的坚决的革命行动，也是新疆建省时单在哈密地区把封建农奴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必然要产生的后果。

暴动发生后，伊犁将军长庚和阿克苏道尹杨增新都正由兰州来到哈密，巴里坤镇台易盛富也来到这里。请政府电委杨增新就近谋

取解决办法，杨增新奉命后，力劝哈密王減輕差徭，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結果暴动暫告平息。但此后不久，新疆巡撫联魁竟对这次事变严加追究，将暴动的领导者八人逮捕，押送到省城迪化（今烏魯木齐）斬首。联魁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哈密人民的无比愤怒，暴动重新暴发。联魁命令巴里坤鎮台易盛富带兵“查办”。易盛富带了兵来，枪杀参加暴动的群众多名。表面上暴动又一次平息下去，但从此哈密王統治下的劳动人民不仅反对封建奴役制度，而且也深恨联魁和易盛富的残暴⑤。

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各地发生了不少所謂“戕官事件”，多系哥老会分子所为。1912年夏季，哈密維族人民乘机再起，繼續要求減輕差徭，并将巴里坤总兵易盛富戕杀于南山口。鉄木耳被推为領袖，和加尼牙子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暴动者已經武装了自己，决定进入东山，以便凭险抵抗省軍的进攻。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疆巡撫是袁大化，于1910年到任。1911年冬季，伊犁革命成功后，袁大化穷于应付，只想尽早离开新疆，得保生命安全。新伊議和条件簽訂后，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于是袁大化赶办交代，仓皇东归。袁于1912年旧历4月20日（阳历6月5日）由迪化启程，杨增新派省軍护送，并委托他順便消灭哈密暴动的农民武装队伍。

1912年旧历5月初7日袁大化到了哈密。在这里停留了月余之久。在此期間，袁大化不曾消灭了农民的武装队伍，他所指揮的省

軍和地方軍反而被农民消灭了不少。他向杨增新虚报胜仗，说什么“叛纏”已基本肃清；此后足可搜捕了事⑥。

杨增新逐渐認識到省軍沒有战胜的把握，他又很怕哈密暴动者和当时正在要求独立的“外蒙”建立了联系，使事态更趋严重。当时在新省文武职官及哈密王府吏員中間，本有主“剿”和主“撫”两种意見，杨增新本人一貫主撫。七月底，杨增新派标統錢广汉入山招撫，暴动者仅繳出快枪三十枝，錢广汉認為所繳枪枝过少，事件还不算解决。杨又派遣都司张彩廷入山开导，議定今后为哈密王当差每月三日。但暴动者并没有下山，十一月更开始袭击駐紮在山外的地方軍。三堡素为交通要路所經，杨增新唯恐三堡被围，东西阻隔，特增派軍隊加強防卫力量。同时杨也在哈密以北如巴里坤、奇台等地布置兵力，作万一招撫不成，最后武力解决的准备。

1913年1月，哈密王部下多数主张进剿，杨增新仍极力主撫⑦。他派东干回軍营长李寿福带着他的亲笔信入山与领导农民武装的鉄木尔相見，一面应許縮減哈密农民当差日数，一面恳切邀請鉄木尔到迪化参加政府工作。李寿福到哈后，入山交通早已断絕，所带楊氏亲笔信也无法投交。后經訪得塔塔尔回民穆哈买德·加尼阿不吉是鉄木尔的摯友，于是煩加尼阿不吉带着楊氏的信往見鉄木尔，李寿福派了卫兵四名隨行。起初鉄木尔态度強硬，拒絕談判。三月間，李寿福亲捧可兰經求見鉄木尔，立誓担保鉄木尔下山进省，平安无事。他也代表杨增新承認今后农民为哈密王当差以每月二日为限，将

鉄木尔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收编为一个营，名为“定边馬队第三营”，驻扎省城，以鉄木尔为营长。三月底，談判就緒，鉄木尔及其部屬全体下山，开往省城，接受改編。鉄任营长后，被称为鉄統領。和加尼牙子不肯受撫，流亡到阿尔泰、俄国、阿拉伯等地謀生，后来返回哈密，成为1913年第二次哈密暴动的中心人物。

鉄木尔下山前，吐魯番的阿訇穆依登曾秘密組織群众，企图响应鉄木尔。杨增新偵知此事后，即派人招撫穆依登，准将屬下之人編練成軍，調省候用。穆依登到省后，仍与鉄木尔互通声息，密謀起事，并将快枪五十枝运往吐魯番、哈密备用。1913年9月6日，杨增新突将鉄木尔、穆依登二人逮捕处死，所部繳械遣散。1914年4月，鉄木尔之弟夏可尔和穆依登的部屬艾买提企图在三堡組織暴动为鉄、穆二人复仇。夏可尔和艾买提的力量都比較薄弱，先后失敗被杀，第一次哈密暴动至此告一段落（参看附件一）。

总的說来，拖延了六、七年之久的第一次哈密暴动是哈密农民为了反抗封建农奴制而采取的坚决的革命行动。过了时的哈密王爵及其所代表的典型的中古时期封建压迫，再也不为哈密的农民大众所容忍，注定要在人民的鉄拳下被粉碎。联魁、袁大化、杨增新等反动官僚用他們的欺騙言詞和血腥鎮压只能暫時延緩时代車輪的前进；并使爭取解放的劳动人民遭受較多的牺牲，付出較大的代价，但归根結蒂，哈密王爵終与封建农奴制同归于尽，最后胜利还是屬於劳动人民的。

附 注

(1) 王树楠等編，新疆图志，卷17，頁 8：

光緒八年，改設行省，裁吐魯番領隊大臣，設同治理回民事，
尽裁南路諸伯克銜缺，改充乡約，回王則移居魯克沁城云。

(2) 同前，頁 3：

初，哈密吐魯番回王暨南路阿奇木伯克皆轄回民，光緒八年，
改行省，設民官，裁伯克缺，回民归地方官管轄，回王勿預，惟哈
密則仍舊焉。

(3) 曾問吾撰，中国經營西域史，商务印书館1936年出版，
頁509：

民国二十年新疆大乱，星火发自哈密。而欲明哈密之乱，須溯
源于清季。清代之撫有南疆也，哈密、吐魯番各封有回部王公。自
領其土地，治理其人民，严然如封建諸侯焉。建省以后，吐魯番回
王所轄之地已改土归流，回王虽領支廉俸，而土地人民概归地方官
管轄。哈密回王因助平回乱有功，故仍袭旧制，統治其土地人
民。回王轄地，共十二堡。每堡設一都尔嘎，其組織类似县政府，
下設三司，分掌宗教、农牧、传令訴訟等事。其职由王委派，均为
世袭；如有失职，亦可撤換。每堡轄境，小者亦有百里。回民对于
回王，向不納租稅，惟与回王計日当差。旧例每月当差三日，漸而
每月加至七日。回王部下头目后強迫人民，額外当差，变本加厉。

春耕秋收，均需服事王田，然后始治私田。其他差事，名目繁多。差徭苛酷，苦不忍言。此乃哈密回民屡起暴动之主要原因也。

(4) 杨增新撰，电呈哈密叛疆情形现派张采廷前往招抚文（载杨著补过应文牍乙集一，页3）：

窃哈密疆民向与回部沙亲王因差徭繁苛，感情甚恶。又沙亲王系老回王之妻姪，承袭王爵，并非嫡嗣，故疆民多有不服。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夏间，疆民千余人各持土砖将王府头门砌塞，意在逼迫回王改土归流。

(5) 曾向吾撰，中国经营西域史，页509—510：

前清光绪间，回王卖哈木特逝世，因无嗣，由其妻姪沙木和苏特（公牍上简称沙亲王）继袭。回民多有不服者。沙亲王对于回民差徭益繁，以致民心益恨。前五年（光绪三十三年）夏间，回民聚众千余人，各持土砖，砌塞王府头门，要求脱离回王羁绊，归哈密厅管辖。是时杨增新奉命为阿克苏道尹，由兰州至哈密，伊犁将军长庚及巴里坤镇台亦同时抵达此地。政府电委杨氏等就近查办，结果劝回王减轻差徭，乱事始息，民众亦遂各安生业。但不久新疆巡抚竟将此次事变中之领袖八人捕押迪化斩首。回民不服，祸乱又作。巴里坤镇台易盛富带队查办，不惟不为回民解除痛苦，反而枪杀回民多名！事变虽一时压伏，然回民向之怨其王之差徭者，今则深恨易之残暴矣！

(6) 袁大化撰，壬子回程记：

(1912年旧历5月)初七日,十二鐘行,七十里头堡尖,又七十里哈密住。沙亲王来,接見傾談良久,繼之以泣。陆协各营获匪十数名。胡、卢兩首犯畏罪服毒毙。余經訊明正法者二名。

初八日,住哈密。

初九、初十、十一等日,派纏兵六名入山开导,叛纏未就范围,复派通事春升帶同前往。叛纏扣留纏兵人馬,并将春升之馬留焉。遂派錢标統广汉督队入山剿捕,錢不加意,前队迷失道路,未經石城子,誤住南山口。纏匪踞高临下,枪伤我兵数名,全队退回,怒而遣之,連夜回去。十四日,錢由石城子繼至,不知前队之退也,亦入焉。行約八里,被匪击回,輜重四輛失其三,書記二名死之。十五日囑錢設伏誘敌,錢帶各营官长相地形势,纏匪蜂拥而至。錢誘至石城子,調队迎击,毙賊甚众。賊竄回山,数日誘不出,諭赦鎮西戕官罪犯及松树塘駐紮之,兵从山后抄击纏匪,准其將功贖罪,照旧录用。其已經拿获首要各犯,仍飭蔡、刘、曾三員,分別办理,以昭炯戒。

十六至二十四日,接鎮西蔡、刘、曾三員稟告:麇聚松树塘滋事余兵枪械收訖,步队六十名拨入陆军步队,馬队二十余名拨入陆军馬队,地方一律肃清,拿获首要易荣譜、謝汉臣、刘华灵等散給匪枪,勾結起事,紳商飲恨已深,获犯供証确凿,立飭就地正法。并电政府、杨督、王鎮,附保数員,为张在仁請恤。松树塘陆军进驻紮天山庙,以拊纏匪之背。錢广汉設伏誘賊南山口,击毙三十余

名，賊竄回山，堅匿不出。遂將戰亡將士尸骨收掩畢，纏回阿洪求復入山勸令繳槍歸撫，跡從愿降，匪首不聽。

五月底至六月初，因鎮西肅清，哈密叛纏匿不出山，有署鎮王佩蘭、署協錢廣漢在此，足可搜捕了事。焉耆、輪台、鎮西亂事辦結，哈密保守穩固。病久不歸，心焦如焚，遂于初四日電報由哈起程，商民攀轅，強留五日。挑募奮勇百名，引導入山，錢軍隨之，捕滅首要，以絕禍根。

(7) 楊增新撰，電復沙親王等論哈纏應撫情形文(載楊著補過齋文牒集乙集一，頁14)：

哈纏聚眾求免差徭，并非甘心叛逆，差徭減免，即可了事，應撫者一。山纏未能就撫，日久恐牽動各堡，于地方殊有不利，應撫者二。哈密沁城小堡一帶，與蒙古接壤，哈纏撫局不定，萬一被蒙匪煽惑，聯為一氣，必至貽害全疆，應撫者三。諺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一經剿辦，兩有不利，況有傷人道主義，于共和政體未盡相合，應撫者四。現在庫倫喀匪有西竄消息，兵事日緊一日，哈纏就撫，庶可專意國防，無內顧之憂，應撫者五。哈纏大局不定，于現在駐哈各軍之外，尚須增兵，糧料柴草，供應繁苛，官民交累，應撫者六。務望統籌全局，將如何收撫情形妥速辦理。(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楊增新撰：“呈請獎勵剿撫哈密叛纏出力員弁文”（載楊著補過齋文集乙集一，頁22—24。）

竊查哈密纏民向歸回王管轄，在前清時，該纏民每月按戶供回王差數日。回王自有田畝甚多，纏民代為耕種，代為收穫，必先盡力於回王之田，而後纏民始得將私田自行種獲，此亦古時八家同井同養公田之意。故纏民對於回王只有代種田畝之義務，並無完納賦稅之義務，即哈密地方官亦不向纏民征收糧草，此向例也。然前清咸同以前，纏民供回王差每月只有三日，自光緒年間沙木胡索特袞爵以來，每月令纏民供差五日。其部下辦事頭目於五日外復私行苛派纏民供各頭目人之差，於是不無怨望，群起反對。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哈密纏民因差徭繁重，聚眾滋事，比經派員查辦，將此案提省訊結，而纏民與回王終未融洽。民國元年四月，巴里坤亂黨戕殺鎮西縣知事張在仁。哈密與巴里坤接壤，遂即受其影響，有南山口叛纏殺巴里坤總兵易盛富之事，該纏民仍以求減差徭為詞。前都督袁大化因辭職入關，便道帶兵往剿，官兵屢次進攻，未能得手。當時新伊尚未統一，南疆處處戕官，糜爛已極。兼之喀匪西犯，科阿兵事日益緊急，內患外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哈密為東路咽喉，該山纏盤踞深山，有險可守，若欲分兵剿洗，兵力既有不足，萬一少挫，反足以張賊焰而損國威。且哈密山纏與哈密附郭纏民聯為一

气，山纏之乱难平，則附近各县之纏民必起而应之。况哈密回部与外蒙接壤，万一該纏民因官兵痛剿，穷无所归，挺而走险，与喀匪勾結，后患何可胜言。以危迫如此之新疆，再加以回纏之蠢动，必至大坏极敝而不可收拾。此增新于哈密叛纏所以一意主撫而不主剿之宗旨也。民国元年七月，派都司张彩廷署哈密协副将兼办收撫山纏事宜，該員通晓纏語、纏文，尙能得力。商之回王，定为纏民当差三日。乃該山纏旋撫旋叛，至元年冬間，复抗拒官兵，势甚猖獗。因改派营长李寿福带新軍回队前往相机办理。李寿福迭次入山开导，并商之回王，将纏民差徭減为每月只当差二日，始將該叛纏首要鉄木耳收撫，并令將其党羽編为馬队一营，带赴省城駐紮，其余一律解散归农，哈密叛纏之案始能了結。此亦利用回队以救平回乱之效力。去年七月，我軍駐防察罕通古各营与喀匪屡次接战，哈密接壤外蒙，防务极为吃紧。該駐哈各营內以鎮懾山纏，外以防御蒙匪，加以地当东路枢纽、哈密有事，最足以搖动各方。故該纏目鉄木耳来就撫之先，吐魯番纏目穆依登即在吐屬工堡地方謀逆，欲与鉄木耳响应。經增新偵知，乃派人往召穆依登，冀其改过自新，令將屬下之人編練成軍，带赴省城，听候任用。該穆依登带队来省，鉄木耳即与之勾結謀逆，經新軍統領馬福兴偵知报告前来，增新即飭將該鉄木耳、穆依登兩犯在省正法，業經电呈有案。此二人者，若非設法調至省城，必非兵力所易剿除，即以兵力剿除，而哈密吐魯番兩处地方亦必糜烂。然非駐哈各营极力鎮撫，又难保死灰不复再

燃，而外蒙亦不免有乘虛而入之勢。本年四月，鉄木耳之弟夏可尔与穆依登余党艾买提复在吐魯番三堡地方謀逆，借称复仇，旋即派人查办了結。此哈密叛纏鉄木耳借求減差徭为名，迭次謀乱，先后办結、布置之情形也（下略）。（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

附 件 二

穆天民撰、張建勛譯：

“新疆哈密民变之經過”

一

二十七年前土耳其的王中最有权威有力量的，莫过于被哈密人民所反对的哈密王了。人民对于王极感困难的是徭役，因不能忍受而起的变化，于是哈密就在这几个月的不平静状态中生存了。

当时人民所供的徭役，每人每月差不多有十日迫而为王服役。

問題只是彼此对于条件的不满意，当时官紳为使人民与王一致，特出而調停此事。調停人有去阿克苏就职的道台初由兰州来的杨增新；有去伊犁的將軍剛由北京方面来的长庚；有被派去巴里坤的軍事領袖，此外还有自迪化专为解决此問題而派来的代表。

調停人听取了不满意王底人民的請愿，及經過人民代表的陈訴，明白了他們的要求和目的；再把情形加以調查之后，将十日徭役改为三日，于是双方始告滿意，且乘此滿意之机而制定一种条約，双